**我的大学同学—老彭**

 秦樾

 大学里头，老彭小傅（老傅在老彭那里只能是小傅了）上下铺。他们那个南师大77还有吴缅（中科大）、陶无凡夫妇（复旦）、汤伯伟（中科院生科院）、这次深圳遇到的那个女企业家（忘了名字）、彭先步（老高三）、傅新元（比我大三岁的，后来我在耶鲁的导师）……老彭在大学里头是功课全A的那种。小傅呢，那时候完全不follow学校的规矩，自己看喜欢的东东。什么遗传啊、分子生物啊等等。到了考试，只有老彭来救驾小傅了。

 吴缅厉害，大概81年就去了纽约哥大。老傅第一届卡斯比亚82年南师大毕业也来到哥大。以后老傅念着旧情，把留校的老彭搞到哥大。那老彭是做生物学一好把式。显微镜下数苍蝇，把个👀数痛，他是那个么兢兢业业，哥大有口皆碑。

 95年，老傅转到耶鲁，新lab开张不久，嫌我们这帮博士后太差，就把彭先步老彭给挖了过来做管家。来之前，老傅把老彭吹得跟🌸似的。我们那是佩服啊。可是老彭做苍蝇行，做我们细胞生物学就不怎么厉害了。我发现，老彭居然把走蛋白质-DNA结合的凝胶电泳的玻璃板在他的bench下面一堆就堆很多，好几天不洗。总觉得和实验室一批日本博士后们比，还是差了一节。

 老彭是那种厚道，大哥哥似的人。夫妻两都是古道热肠的，常把我们叫去他家吃饭啊什么的。后来老彭去了公司，我去了布朗。很多年之后有一次去老彭家。他问我“有劲，你一个人这咋过那种夫妻小日子呢？”老彭太太就在旁边插嘴“有劲，是个样子，就别跟自己过不去啦。”

唉，日子真的过的太快，昨天晚上，李宝林从印第安纳州的礼来制药公司打来微信，老彭脑胶质瘤先一步走了，我很难过……

(秦樾(Eugene秦)的回忆文章注解：老傅， 傅新元，老彭大学上下铺同学；老彭耶鲁时期的老板，当时耶鲁大学医学院教授，现南方科技大学教授； 秦樾，老彭耶鲁时期同实验室同事，老傅的博士后，现苏州大学生物医学部主任)